

史惠鼎銘文新釋

亞當·施沃慈

西周晚期的史惠鼎 1980 年出土於陝西省長安縣灃西鄉新旺村，現藏於陝西省博物館。^{〔1〕} 銘文 5 行 25 字（包括兩個重文，總計 27 字），行款整齊，每行 5 字，有一定的書法意味。雖然篇幅不長，却較特殊。銘文押韻（耕、陽部），也有其特意的排列方式。以下是史惠鼎銘的釋文，儘量使用通行字，小字標識古音韻部，小符號（=）標示重文：

史 𠄎（惠）作寶鼎_耕
𠄎（惠）其日就月
將_陽察化（訛）誣（惡）虞_{魚陽}
持屯（純）魯令（命）_耕 𠄎（惠）
其子=孫=永寶

該器發現不久後，李學勤先生寫過一篇名為《史惠鼎和史學淵源》的文章，對銘文考釋和全篇文義作了很精彩的學術闡述。^{〔2〕} 李氏文章的最大貢獻在於對銘文裏從第二行“日就”到第四行“魯命”三句的解釋。首先，他認為“日就月將”源於《詩經》的《敬之》篇，據此，作器者史惠“估計一定會見到《敬之》這篇詩”。我認為此說有可商之處。其實，實際情況也許正好相反。^{〔3〕}



圖一 史惠鼎銘文

〔1〕鍾柏生、陳昭容等編：《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》724 號，藝文印書館 2003 年。

〔2〕李學勤：《史惠鼎與史學淵源》，原載《文博》1985 年第 6 期；後收入《新出青銅器研究（增訂版）》第 103—105 頁，文物出版社 2016 年。

〔3〕見陳致：《“日居月諸”與“日就月將”：早期四言詩與祭祀禮辭釋例》，收於《中國詩歌傳統及文本研究》第 147—176 頁，中華書局 2013 年。

我同意陳致的觀點，“日就月將”屬於西周時期習語，也是在周代某時《敬之》的作者所採用的。史惠鼎中的“日就月將”句不一定表示《敬之》的成詩更早。

全篇一共可分五句。首句是陳述句，某人（包括作器者的官名身份“史”）作什麼器，有紀念的作用。此鼎鑄造的原因、用來奉祀誰都不清楚。當然青銅器中不記載鑄造原因和奉祀對象也相當常見，如圖二西周晚期的公卣。^{〔1〕}從銘文的形式來講，公卣銘文2行10字，每行5字，行款和排列形式跟史惠鼎相仿。公卣和史惠鼎所不同的是後者在中間夾了一些內容（即第二、三、四句，排在第二、三、四行）。

下面再討論一下其形式。史惠鼎銘文不但可以斷為五句，也可分為三個部分。開頭紀念的陳述句是首句，屬於第一部分。從“惠其”開始的四句（第二句開頭的“惠其”覆蓋了第三、四句）其實應該看作兩個祈願。帶“其”字的句子表示此位史官的志向和期望。第二、三、四句（即第一個祈願）是有層次的疊句，要連讀串講。

從語法的角度看，“惠”是二、三、四句的主語。第二和第五句“惠”後的“其”字是命令副詞，表示心所希望。第二句的“日”和“月”是屬於謂語“就”、“將”這兩個動詞的副詞，翻譯成白話即是“每日”（daily）和“每月”（monthly）。當動詞“就”可訓“往”、“即”或“至”，字形結構加“止”旁為意符表示動作。《說文解字》解釋“造”為“就”，而西周銘文有習語“出入”、“逆造”、“逆侃”，都是指人而言，一般即國王或高官的使者。^{〔2〕}甲骨文有“即宗”、“往宜”（宜即陳肴禮）、“出宜”、“往某地殺”（祭祀動物）、“往某地禦”（保護身體或禳除兇惡儀式）等等之語，表示參與者在預備和進行祭祀活動時有的動作。“造”、“出”、“就”，在這種語境下，意思應該是相同的。西周金文有關“冊命”類的銘文也有“申（伸）就”官人職位之語，有延長之意。戰國出土文獻“就”還有“往”、“到”的意思，如鄂君啓車節（《殷周金文集成》12110）和包山竹書占卜記錄等。^{〔3〕}

讀為“將”的字从亼、片聲，另有幾個異體字形。第一個加彡旁，和銘文的“就”增加意符是一樣的。第二個異體字加彡，在亼中用“羊”聲取代“片”聲，如麥方彝（《殷周



圖二 西周晚期公卣

〔1〕《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》1315號。

〔2〕李學勤：《釋“出入”和“逆造”——金文釋例之一》，《通向文明之路》第180—183頁，商務印書館2010年。李文引生尊（《殷周金文集成》6001號）：“用鄉（饗）出入吏（使）人。”

〔3〕見陳偉等著：《包山2號墓簡冊》“卜筮禱祠記錄”，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〔十四種〕》第91—118頁，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。

金文集成》9893):“作尊彝用饌邢侯出入𠄎(將)令(命)。”西周習語“將王命”、“將明命”、“將天子覲命”等都是講使者和其他官員“奔走夙夕”(麥盃,《殷周金文集成》9541)奉行或扶進國王或高官的命令,如西周晚期的史頌鼎曰:“頌其萬年無疆,日將天子覲令(命),子子孫孫永寶用。”“日將”跟“日就月將”一樣,是說“每日奉行天子的明顯命令”。

據此,漢代注解多說“將”有“奉行”、“扶進”的意思,是可信的。《詩經·我將》的“我將”有“我們扶進”的意思,賓語很清楚是祭祀犧牲的羊和牛,對象是“天”:

我將我享,維羊維牛,維天其右之。

商代甲骨文有個合體字从雙手“友”和“片”(即几),學者讀為“將”的前身,聲旁“片”也兼作意符,“友”是象形意符表示扶進、奉行。下面的實例來自新出土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》,〔1〕“將”的用法和《我將》的“將”相同,對象是一個女祖先〔或神主(牌位)],奉進的祭祀品是被齧的胙肉(即包含神氣的肉):

丙卜:其𠄎(將)匕(妣)庚示,歲(齧)祔(胙)。一

《花東》496.1

《詩經》的《桑柔》篇裏有兩對四言句,“將”、“往”(陽部)對文,前者言奉來,後者言徂往,大意是國家即將滅亡,老天不給人民帶來什麼東西(為生養),而且人民也不知該往什麼地方去:

國步蔑資,天不我將。

靡所止疑,云徂何往。

西周時的“將命”這一動賓詞語,即奉行王或高官之命令,如《詩經·烝民》篇裏的“肅肅王命,仲山甫將之”。

今本《敬之》篇“日就月將”後面有“學有輯熙於光明”句,所以有學者多認為大意在強調為日月學習有成有進。《敬之》的《詩序》認為其發言者是成王。成王是以日月的運行(即“時序”)和光明為比喻,說“為學日進”可以變成像天一樣光明。最近,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裏有一篇《周公之琴舞》,其內容是成王和周公的對話,其中也引用今本《敬之》篇這兩句,大同小異。其文曰:“日就月將,學其光明。”“學其光明”的“其”肯定指“天”。〔2〕從出土文獻可知今本的“學(或讀效)有輯熙於光明”的對象也是“天”。《敬之》篇裏“日就月將”的用法是跟着詩意,意謂君王要“學天之光明”。這裏習語已

〔1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: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》第6冊,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。

〔2〕沈培:《〈詩經·周頌·敬之〉與清華簡〈周公之琴舞〉對應頌詩對讀》,收於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(第六輯)》第327—358頁,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。

經失去它的本義，和史惠鼎的意思還是有區別的。

綜上所述，史惠鼎銘文的第二句“日就月將”是說每日“即”或“到”，每月奉行或扶進之義。“就將”跟《詩經》的“將往”有一樣的意思，也類似“出入”、“逆造”、“逆侃”等表示人民奔走做事“一直在忙”的狀態。^{〔1〕} 問題是我們無法確定這句話的賓語與語境是什麼，是針對辦王事，還是辦祭祖禮之事。如果是前者，“日就”和“月將”的目標是王朝，對象是王；如果是後者，目標是宗廟或者別的祭祀儀式場所，對象是祖先。考慮到鑄造青銅禮器主要用於祭祖禮，我們認為後者的可能性更大。

第三句的意思是全篇中最難理解的。李學勤先生讀“察化惡葬(臧)”，解釋為“知以善惡教人”。因為“惡”與“臧”(即“善”)對文，讀起來很通順，並可以聯繫《國語·楚語上》記載的“教之《春秋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，以戒勸其心”，所以他的說法很快被大多數學者接受了，影響甚大，經常被學界引用。但是，我對這個說法有疑議，尤其是李文對關鍵字“ ”的分析和釋讀。如果這個字不是“葬”的話，那麼讀為聲近的“臧”的說法也不怎麼確切。沒有“臧”(訓善)就沒有“善惡”的對立，也聯繫不到“聳善抑惡”。沒有“聳善抑惡”就沒有史惠鼎和“教之《春秋》”與“史學淵源”的關係。

對於第三句的字詞考證，我們不妨逐一討論。李學勤先生讀第一個字為“察”，从日、祭省聲，從古文字方面看其說完全合理，文例也通順。字形確實有點像“厭”，但是上部是“日”而不是“口”(曰)。“察”有“覆審”、“案驗”的意思，此寫法加“日”旁跟前句的日、月好像有意相對應。“化”字，李文訓“教”。商周出土文獻裏很少見到“化”字，一般或為氏或作地名，但在此篇銘文中“化”不能如此解釋。“化”的本義應該跟“變化”、“生化”有關係，訓“教”看來是其引申義。傳世文獻有“窮神知化”之語，指知道實物的各種各樣的變化。“化”也是“訛”、“吡”的初文，三字同詞源，文獻中互用。我認為在這裏“化”即是“訛”或“吡”。此外，“化”在戰國出土文獻中經常與“過”和“僞”通假。考慮到“化”應該是“察”的賓語，並跟句末的“虞”(即不喜樂)對應，我認為“化”是名詞，讀為“訛”訓“過”很通順。“察化(訛)”的意思與“祭祀必天質明”有關，取祭詳察，動作行為小心翼翼，嚴謹觀驗不正之處。祭祀活動能保持“正”的狀態最重要。商周貞卜人物一直關心預備和舉行祭事有沒有“正”的狀態。祭祀結果若有不正的狀態，也許會導致祭祀對象的不喜樂。不喜樂的祭祀對象，隨時可臨下方損害人類。

銘文“誣”，《集韻》訓“惡”。“惡”在古代出土文獻裏經常單寫作“亞”，不加“心”旁，此處加言旁。古文字中加言旁形成異體字較常見，如“其”、“德”、“忘”等。“惡”讀

〔1〕李學勤：《釋“出入”和“逆造”——金文釋例之一》，《通向文明之路》第180—183頁，商務印書館2010年。

爲動詞，但是意思不是“憎恨”而是“害怕”、“畏懼”。〔1〕

“虞”字，李學勤先生將此字分析爲从“虍”、“葬”聲，讀爲訓爲“善”的“臧”，將所在文句釋讀爲“察化惡臧”。這裏，讀“”爲“虞”是采用姚萱博士的新說，該字考證見於她 2005 年的博士論文。〔2〕1991 年在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裏有個新見的常用字（見下圖三），從文例可知是“侃”的反義詞，籠統地說其含義是“不吉”的意思。花園莊東地甲骨文中“虞”字有兩個大同小異的寫法，如下：



圖三 商代甲骨文、西周金文“虞”

姚萱博士將甲骨文的字形隸定爲櫛，分析爲从林从虔，虔是从女虍聲，櫛讀爲“憂虞”的“虞”。她並加以分析說：

我們認爲，古文字从“屮”、“艸”與从“木”、“林”等往往可以相通，所从個數多少也每多無別，伯父鼎和史惠鼎此字皆當爲“櫛”字異體。但史惠鼎“櫛”字所在文句意不明，是否也用爲“虞”尚待研究。

姚萱的說法可信，但是上引《花東》300.2 字形的“草木”部分似乎更像“艸”。所謂“花東類”字迹的“又”（即右手）偶爾寫得跟“屮”一樣，可以對比伯父鼎的字形。〔3〕對“虞”字的造字者來說，虔和林是兩個單元，把虔分開爲了構成“葬”的說法看來不能成立。在周代，“虞”是管山林的官，如《易·屯》六三爻辭“即鹿無虞”。“虞”有“憂”意的引申義常見於先秦傳世文獻，如《繫辭傳》曰：“悔吝者，憂虞之象。”按照我們的讀法，在上述銘文中“虞”是名詞，與“訛”相對。史惠之所以觀驗祭祀不正之處，是因爲害怕祭祀對象會不喜樂或不滿意。

“虞”是魚部字，正好和前句尾陽部的“將”聲紐相同或相近。全篇的押韻是耕—陽韻，韻節爲 A—B—B—A。

“持純魯令(命)”，“屯”讀“純”訓“全”（看《花園莊東地甲骨文》130）；魯，訓美好。此句與習語“得魯命”意思差不多。

總之，全篇的大意是說：史惠作了此寶貴的鼎。史惠每日每月奔走忙於祭祖活動

〔1〕宗福邦、陳世鐸等編：《故訓匯纂》第 797 頁，商務印書館 2003 年。

〔2〕姚萱：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》第 171—181 頁，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5 年；現出版爲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》，綫裝書局 2006 年。

〔3〕從雙“又”訛變爲“艸”的例子如“若”。

的事情，觀驗訛過，避免祭祀對象感到不喜樂，由此他希望擁有完全美好的賜命。同時他也希望後輩們長期奉此鼎為寶物。

如前文所述，銘文的兩個“其”字表示將來時態，表示史惠滿懷期望。刻此文於鼎腹，並祭祖禮時，用包含神氣的胙肉覆蓋之，是史惠自強而勉、努力“學禮”的表現。

[亞當·施沃慈(Adam Schwartz)]

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 研究助理教授]

